

自序

■ 廖文辉

近几年来，马新学界对人物的研究方兴未艾，各种相关著述纷纷出笼，有短文、论文、专书，乃至辞书的编辑，不一而足。论文和短文的论著不计，仅以出版的专书而言，其类别亦不在少数。计有自传形式的著述，如林梧桐的《我的自传》（Subang Jaya: Pelanduk Publications Sdn Bhd, 2004）；回忆录形式的有陈平的《我方的历史》（方山，黄国芬等译，新加坡：Media Masters Pte Ltd, 2004）和颜清煌的《穿行在东西方文化之间：一位海外华人学者兼社会活动家的回忆录》（香港：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8）；资料性质的编辑整理有廖文辉编著的《沈慕羽大事纪年》（吉隆坡：沈慕羽基金，1996）；辞书性质的有宋哲美编的《星马人物志》（香港：东南亚研究所，1969）和何启良编的《马来西亚华裔人物志》（出版中）；非学术性的传记著述有萧洋编著的《朱运兴评传》（怡保：霹雳海南会馆，2009），以及陈嵩杰的两本著述，《情牵树湖——吴喜谋的生平故事》（八打灵：大马新闻资

讯学院，2008）和《芙中情，共此时——陈世荣精神献百年芙中》（吉隆坡：大将出版社，2013）；学术性质的传记著述有郑良树的《林连玉评传》（加影：林连玉基金，2005）、安焕然和吴华及舒庆祥合著的《共心与良心：郭鹤尧传》（新山：彩虹出版有限公司、新山陶德书香楼，2004），以及黄碧瑶著、朱晓琪译的《黄乃裳》（诗巫：福州公会，2011）¹等。上列各种人物传记的种类和性质，林林总总，不一而足，相当完整，但学术性质的传记仍然大有发挥的空间。

中国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教授生前发起并主编总计两百部，六千余万言的《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》大型学术丛书。如此庞大的计划所涉及的不仅是人力和经费，更关键的是马新可有足够数量，同时足够份量的历史人物来评传。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，近数十年来，研究成果的涌现和资料的整理，加上学术人员的大量培养，应该鼓励更多人物评传的书写，拙著《许云樵评传》的出版，希望能为此添砖加瓦。

许云樵是位值得深掘，却长期被学界忽视的学者，但在本土研究，被遗忘的又何止许云樵。为此，吾人不仅要研究这些早期的学人，也要将他们的著述整理出版，这是任何国家民族其学术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，都得进行的工作，事实上就是一种学术整理的工作。

许云樵的著述是笔者进入东西交通史和东南亚史研究领域的指针，其《南洋史》和《马来亚史》，虽专务考据，但反覆阅读，却也趣味盎然，若有所得。为了研究许云樵的学术生命，不能仅是平面的介绍其著述，必须深入探讨其内在学术理路，为何生产，如何生产等问题。而许云樵研究面极广，故此必须对东西交通史、东南亚史、华侨华人等领域有所认知，方能窥其堂奥，

¹ 原书为Pang, Anne Pi-Yau, *Huang NaiShang: A Chinese Christian Reform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China*, Sibiu: Sibiu Foochow Association, 2011。

才能进一步评论其优劣得失，贡献大小，这是本稿研究切入的视角。本稿大部分内容已经在海内外各学报期刊和单刊本发表，如今得以汇集整合出版，空白之处则加以补白，不足之处则进行补强，错误之处则给予修正，以期能以最完整面貌示人。

人物传记的撰述，不可虚词溢美，更忌诋毁污蔑，如何恰如其分，避免过犹不及，其中分寸拿捏实不易为。如果评传内容写来与其同性人物大同小异，皆是千篇一律，几乎相似的生平事迹，无法凸显其与众不同之处，恐怕只能以史料目之。反之，不实的夸大其事迹，放大其贡献，也不过为世界上增加多一种宣传品。人物的传记只有几分史料讲几分话，实事求是的论述、整理和分析，才是最基本的著述法则。本稿奉此为圭臬，但碍于学识，恐怕难副其实。愿以此与读者诸君及有意此道者共勉，是为序。